

随笔

肚量

郭法章

那是1979年的夏天，我入伍才刚刚半年。当时部队还没有实行军衔制，干部战士唯一的区分是看有没有“四个兜”。干部服上下四个口袋，而战士则只有上面两个口袋。志愿兵虽然不是干部身份，同样也是“四个兜”，以至于回家探亲时常常被当做军官，闹过不少误会。那时分辨职务大小一看年龄，二看肚子。年龄大，肚子大的自然官阶要高些，反之亦然。但往往也有不准的时候。一次，基地参谋长到我们连队视察。参谋长是军级干部，对于我们这些入伍不久的新兵蛋子来说，对他简直是敬畏如神。这位首长到一个连队，一看伙房，二看猪圈。到伙房是为了了解炊事班伙食情况，到猪圈是看养了多少头猪，看猪养得肥不肥。而恰恰这天，连长、指导员带领队伍到营部参加报告会去了。连里除站岗值勤的外，就剩下炊事班班长和他的一帮“伙头军”。参谋长下连检查往往轻车简从，且爱搞“突然袭击”。此次来我连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只带了一个司机。参谋长不但长得黑瘦矮小，而且肚子平平，而司机虽

是个穿“四个兜”的志愿兵，却长了一副将军肚。炊事班长一看来了两位坐小车的首长，慌忙整顿队伍，只见炊事班班长小步快跑到首长司机面前，“叭”的一个敬礼：“报告首长，某某连炊事班集合完毕，请指示！”这下把司机弄了个大红脸。原来炊事班班长把大肚子司机当成了首长，而把黑瘦矮小的首长当成了陪同人员。好在首长虽然肚子小，但度量却大，反而哈哈大笑，拍着炊事班长的肩膀说：“小伙子，军事素质不错！走，我们到伙房看看去！”此事一时传为笑谈。

而我的另一位同班战友，却没有这么幸运了，有一次连里开会，连长对大家郑重宣布：“高考马上就要到来了，愿意参加高考的可以毛遂自荐。”话音刚落，一位战友再也隐忍不住，竟然当众放声大笑。原来连长把“毛遂自荐”说成了“毛遂自荐”。事后，连长得知被耻笑的原因，不禁大怒，竟然取消了这名战士的报考资格，而我的这位战友则是全连战士中最有希望考取军校的。当年10月，这位战士便退伍回到江西农

村。连长的小肚量，竟毁了这位战友的锦绣前程，令人惋惜。

基地还有一位老首长，身材魁梧，将军肚也奇大，坐到藤椅里起来时能把藤椅一块儿带走。这位首长在战争年代从事过地下工作，生性多疑，人胖又偏偏不见得别人在他面前说出个“胖”字。如说“首长，你最近可是瘦了呀！”之类的话，他便会眉开眼笑，高兴得像尊弥勒佛。而基地政治部搞新闻的刘干事平时大大咧咧惯了，也许觉得自己是“无冕之王”，偏偏不在乎首长的“忌讳”。一日傍晚，刘干事在司令部大院碰到首长在散步，也不知这位刘干事中了哪门子邪，众目睽睽之下，竟然跑上前去嬉皮笑脸地对首长说：“首长，最近你可是发福了啊！”首长往前走了几步，突然觉得语音不对，满腹狐疑地回头看了刘干事一眼，气哼哼地回家去了。谁知第二天，那位首长给宣传处长打了个电话，命令刘干事立即跑到他家后花园拔草一天，以示惩罚……今年5月，我去青岛公干，与已转业多年的刘干事重逢，谈起往事，两人不免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肚量者，度量也。指能宽容人的限度。有肚量的人，也应该是善于健忘的人，善于健忘不是真健忘，不是丢三落四。真正有肚量的人，施恩不图报，结怨不记仇，不翻旧账，不纠缠枝节，不小题大做，拿得起更放得下，端端正正，坦坦荡荡，达观豁朗，善

良和谐。

洛阳白马寺弥勒佛像前有一副寓意深远的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四川峨眉山灵岩寺弥勒佛殿两侧也有一副令人回味无穷的对联：开口便笑，笑古今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地容人，与己何所不容。四川成都宝光寺弥勒佛像前的对联也很有意思：你眉头着什么急，但能安分守贫，便收得和气一团，常向众人开口笑；我肚皮这般样大，总不愁吃虑穿，只讲个包罗万物，自然百事放心宽。这些楹联蕴含着人生哲理，实质上是一个度量问题。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这就是说人的心胸度量是无限的，关键是如何在具体行动中不断“扩容”。“处事何妨真面目，待人总要大肚皮。”人是要大着肚皮容物，坦坦荡荡做人的。也就是说，既要容得下人，容得下比自己高明有能力的人，容得下与自己有分歧、意见不一致的人，容得下有缺点、有毛病的人；也要容得下事，容得下让自己感到委屈、感到窝心的事；还要容得下气，容得下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误解，乃至嘲笑讥讽……

人间情仇悲欢离合，荣华富贵贫穷卑贱，地位官阶升沉穷达……这一切的一切均付之一笑，那么便会少却许多烦恼。

现代诗坛

桑地的诗

薄暮时分路过南大洼

像一个今生寻找归途的行者
薄暮时分我路过南大洼
银灰色的白杨林纹丝不动
一只又一只灰喜鹊
在缓慢的飞行中，渐渐静下来
冬天来了，枯叶铺满大地
那边麦田边一个老农在刨着一个粗大的树桩
清微的空气，深紫色的雾霭
一天正在远去，情感慢慢平复
靠着火烧云背景的树
看小径在林间伸展
接着消失在南边冰凉的水域
再远一点，暮山随风摇曳波浪
我喜欢山麓暗下来的苍茫
和这片林地不为人知的安宁
小青蛙赶在冬天之前走了
沉睡的皮还在诉说着一冬的沉默
一次次，我路过这里。不远处的坟墓
干草随风摇曳，有时月亮出来了
草叶上白光的碎片，点点滴滴
闪烁着埋住一半的愿望
一切都将被熄灭，一切都将被忘却
大雁南飞的时候，我有时在这里驻足
和写诗的兄弟们沉思着，叹息着，说着
略带暖意的话题
然后我放下尘世的辛酸
就像薄暮时分，月亮放下清辉

把腋下的藤条捆得更紧了
有那么一瞬
大姐看见狗尾巴花似乎开了
内心的不安像按不住的蝴蝶。这时
左边苍翠如血，右边云雾茫茫
首箱地的旁边，柿树努力把寂静的
集中到不多的叶片上
在黄鹂归巢之后，杜鹃用缓慢的言辞
对大地吐出深深的情
我们走过炊烟腾隐的村子
把忐忑的心，继续隐于夜色
而身后月光下的暗河，像那年的父亲
再也没有回过头来，问起我们

二哥

我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空，
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夹雪来了。这是傍晚，
是县城，是适合远望或在雪地
散步的时候。现在我看到泥泞的村庄，
村庄里的二哥，蛰伏在纷纷扬扬的雪中。
蓝河水淙淙不息，天还没大亮，
他已经踩着浮冰，过河
出村。接下来是大雪封路，
他无暇顾及雪地里迷途的野山鸡，
他怀揣着棉袄和咸菜，想起三十里外
县城的兄弟，便不知不觉笑出了声。
寒气在裤管里乱窜，他感觉走得慢了，
直到八点多钟，他才看到
教室里瑟瑟抖着的身影，泪水打湿了一个
庄稼汉的粗糙。
而此时，自己却在命运的陡坡上，
感到饥饿的紧迫感。
多年以后，今夜，在落雪的小城，
记忆卡住断笔，使我
继续与他相遇。我看见两条风湿的腿
一直在贫困里奔波，
眼越来越看不清前景，
我看见滴水的屋子里，
他检好枯菜叶子准备下锅，
身后的嫂子，在炉火旁，
一直没停下手中的活。
他不给我打电话，内心只想看明天，
你怎么走在小康的路上。

紫云山

这是一个春天的黄昏
大姐和我正从紫云山北坡下来
春天把她的风声挂在高处
把她的花香、草药的苦味流水般吹来
苹果树，等待着受到啄木鸟的护理
而山下的汝河水和起伏的树林死寂
我们悄悄走过，想着床上的父亲
不小心会被时间淹没或被一阵风带走
我们谁也不愿说出任何一句话

多多眼睛

尽享天伦乐无边

王建章

2006年4月25日中午时分，一阵汽车喇叭鸣叫，知道那孩子来了。跑到楼下，我说：“来，先让我抱抱！”一个软乎乎的小肉团递到了我的手里。我不禁一惊：“哎哟，这小家伙的脖子连头还撑不住呢！”妻说：“到现在才满月，怎么能撑住头。”这孩子来到了我家，直到呀呀学语，直到背诵儿歌、唐诗，直到在墙上乱写乱画，直到当我午睡时把臭屁股坐在我脸上使劲顶，直到我们“爸爸”“儿子”亲切相称三四年。这孩子就是严笛，奶名叫宝宝。实际上，宝宝是我的内侄，也就是说我妻是他姑姑，我是他姑父。因为他母亲生下他时生意太忙，就把他寄养在我这了。于是我们就演绎出了一段段父子的情感故事来。我见证了他在一个浑然不知的小肉团，到生命的初醒，到一个幼儿灵智的建构。

最初感觉是他的眼神，我站在他右边，他往右边看，我站在他左边，他往左边看，当我脱离了她的视线，他就会转动着小脑袋，小腿小腿一起舞动起来。这时我就感到一个小小的灵魂在追随着我，一种父亲的责任油然而生。严笛小时体质很差，很容易生病。那是他半岁的时候，一天，早饭不好好喝奶，神情有点蔫，我用手一摸，好烫呀，体温计一测，39度多。我和妻立即抱着他打的去医院。经过一番检查，医生决定给他打吊瓶，三个护士下手，一个按腿，一个按头，另一个拿着针头准备扎，看样子她们要和宝宝来一番“苦战”，没想到我的宝宝连吭一声都没有，那让我寄托着我无限希望的药水就静静地流入他那细小的血管里。护士夸奖他：“宝宝真好，真坚强！”而我倒慌了神：是不是烧得宝宝没有知觉了？其实，护士的夸奖没错，在以后的日子里，打吊针时，除了碰到个别技术太差的护士外，他从没有哭过，这让当爸爸的曾经引以为自豪。吊完三瓶药水，我们就回家了。可是到了下午，他烧得更厉害了，体温达到了41度多。妻抱着他一个劲地哭，眼泪都掉到他脸上，他却伸出小手给妻擦眼泪。这一幕简直让我心碎了！我跑到阳台上，对着苍天大喊：“老天爷，别折磨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半岁小孩了，你折磨我吧！”喊完我泪如雨下。于是，我们二次进医院，医生决定住院。但只有“加床”，只有像茶几大小的婴儿床。妻说：“你身体不好，你回去吧。”我说：“这么小的床，今晚你总休息呀！”她说：“还休息啥，就是再好的床我也睡不着。”实际上，那

一夜妻一眼都没合，除了给孩子喂水喂药以外，她就是默默地哭。不管如何，宝宝还是日日夜夜不停地成长着。2007年春节前，“爸爸”的语音居然从他口中吐出。我十分欣喜，立即给他爸爸严凤鸣打电话，告诉他儿子会喊爸爸了，并问他：“你不在跟前，我要不要答应？”回答说：“你就得答应，不然对孩子是残酷的。”再后来，一天去幼儿园接他，他对我说：“爸爸，以后我给爸爸和妈妈买个房子和小汽车。”把我惊讶了好半天，对妻说：“儿子长大了。”儿子长大是好事也是坏事，那也是我们离别的日子也要到了。今年春节过后，他爸爸要把他接回南方去。那天是2010年2月25日（他刚好4岁零40天），他好像很清楚那天的行动。早晨不起床，妻给他穿衣服，穿一件，他脱一件，嘴里说：“我不走，不去狗屁南方！”（不知何时他学会这两个脏字），还说：“妈妈，我长大给你和爸爸买个房子。”妻已泣不成声：“你管管儿子吧！”我哄着说：“儿子，你不是最喜欢坐汽车吗？快起，咱去坐汽车！”“不坐，就不坐汽车！”

子！宝宝，儿子！”我拉着她赶紧走开。前几天，他妈妈来电话说：“宝宝每天把你们的照片放在书包里，背着它上幼儿园，他跟老师说，那是他的郑州爸爸、郑州妈妈。”放下我们吧儿子，我这里只是你生命征途上停留了4年的小小驿站，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是需要你独自面对的，我的儿！

暗访十年

无数案例 暗访纪实

那天晚上，我插紧了房门，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就非常紧张。本来想换一家旅社，又心疼这几十元钱。快到夜半的时候，我还是睡不着觉，后来，我找老板换了楼下的房子，如果他们来到这家旅社找我，如果他们上楼梯，一定会从我的门前经过，我会趁机走脱。

那天晚上，我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一个夜晚，他们始终没有出现。吃过午饭，我拨打了那个服务生留给我的电话，我说：“大哥，实在找不到工作，你有工作就介绍给我啊。”那个服务生说：“你过来吧。”

我感到很意外。

原来，每一个上门找工作的人，他们都会拒绝，但会要你留下联系方式。然后，他们跟踪着你，看你住在哪里，看你接触什么人，等到觉得你值得信任，他们才会联系你，让你来上班。

我在这家黑酒吧里做了一名清洁工。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把酒杯们叫上来却没有喝完的红酒和饮料端到吧台后，然后擦拭他们用过的桌面。凌晨下班的时候，还要把地面打扫干净。

这家黑酒吧下午三点开门，凌晨三点关门，每天营业十二个小时。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酒托和鑫鱼为什么每次都在酒吧里待十几二十分钟。为什么酒托带着鑫鱼一来酒吧，服务生就会拿着酒水单过来，问：“两位喝点什么？”一般男子都会让酒托点酒水，酒托就正中下怀，专门拣价格昂贵的红酒点。如果男子自己要过酒水单查看，点那些价格较低的水，酒托就会说：“我不爱喝这种。”她会让过酒水单，点那些价格较高的酒水。这时候，一般男子都好面子，尽管心中千般不乐意，也忍不住好发话，听面前这个漂亮女孩的，漂亮女孩在人际交往中总能占据一些优势。

如果男子坚决不喝酒，就像我上次给酒托说的“酒精过敏”，那么酒托就会说“来杯橙汁”。

这个时候，男子会在心中盘算，都点了什么，大概多少钱。这个时候他的心中还能承受，他镇静自若，因为他是看着那些酒水单上的价格估算的，酒水单上的价格并不是很高，红酒加上什么果盘之类的不过二三百元。“来杯橙汁”也无所谓，一杯橙汁又能有多少钱，大不了二三十元钱。

接着，红酒端上来了，服务生打

开，给你面前的玻璃杯斟满了；果盘也端上来了，通常是两盘，有时候是鱿鱼丝和瓜子，有时候是圣女果和葡萄干。圣女果，也就是小西红柿。这些东西一盘还不过一两，按照市场价格，每盘也就二三元钱。酒托一看到这些东西端上来，就要和你碰杯，你刚刚喝了一口红酒，放下杯子，服务生过来了，手中拿着一张纸，要你买单。

你要过酒水消费单，一看，就傻眼了，就头上冷汗直冒，就有一种喝酒喝高的感觉。上面写着上千元。你怎么会这么多？你提出质疑，他们给你说，红酒多少钱，果盘多少多少。你说不对啊，酒水单上不是这样写的啊。服务生拿来酒水单让你看，你看，真的啊，上面就是这种红酒的价格，还有照片。奇怪了，刚才明明看到的是这种红酒一瓶280元，怎么转眼就成了880元。你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了，把880元看成280元。果盘呢？价格也非，一盘100元，两盘200元。红酒加果盘，1080元。怎么办？掏钱啊，他们虎视眈眈盯着你，你敢不掏钱，他们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掏了钱，走出来，回到家仔细回想，啊呀，你明白了，他们把酒水单掉了，他们有两套酒水单，一模一样的，只是价格，不一样的。在你没有买单前，拿的是标价便宜的酒水单；在你买单时，拿的是标价昂贵的酒水单。

这是那些提前看过酒水单的鑫鱼。

更多的鑫鱼进了酒吧后，不看酒水单。在漂亮女孩的面前，男子都喜欢充大款，兜里装着100元，就敢有装着一万元的感觉。女孩子点什么就是什么，喜欢点什么就点什么，怕啥呀，咱爷们，不差钱！这种男人，装得越优越自如，买单的时候越狼狽不堪。买单前是黄世仁，买单后是杨白劳。

如果你没有点红酒，酒托只是点了“来杯橙汁”，你刚喝了一口橙汁，服务生过来了，买单。你一看酒水消费单，没有喝酒，照样会有喝酒喝高的感觉，怎么？酒水消费单上写着760元。一听橙汁560元，两个果盘200元。怎么办？掏钱啊！

很多男人刚刚喝了一口红酒，或者一口橙汁，就会买了单灰溜溜地离开。之前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这时候都荡然无存了。赶快逃，逃回家才会感到安全。

12